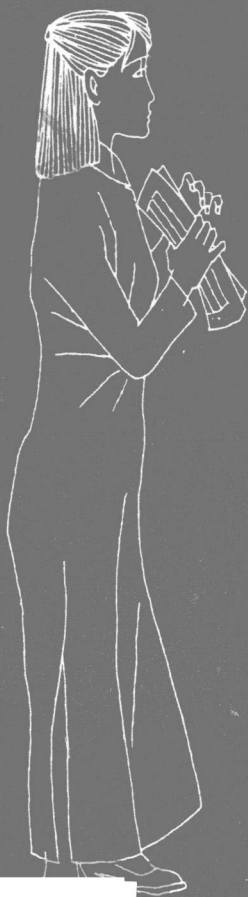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杨旭著

一对败家子





(苏)新登字 007 号

一对败家子

作 者: 杨 旭

责任编辑: 张昌华

出版发行: 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210009)

经 销: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 江宁丹阳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1.25 插页 4

字数: 260, 000 199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3, 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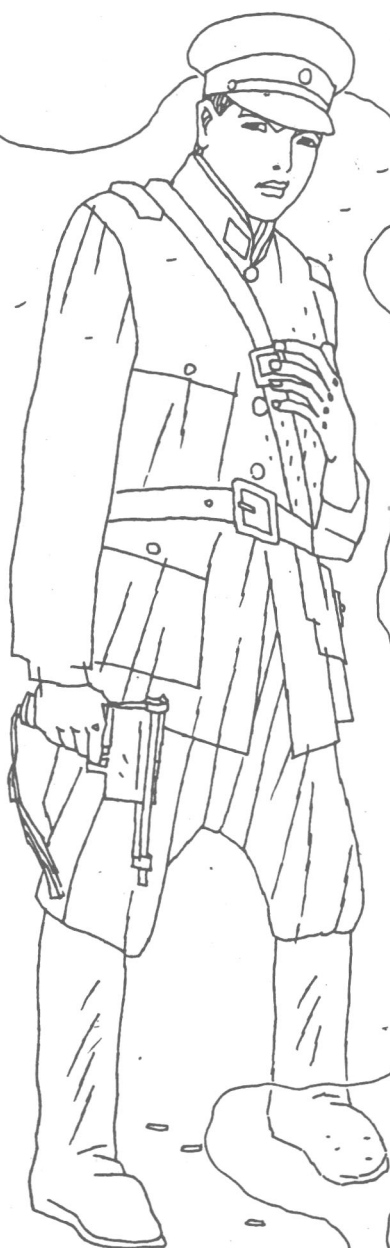
标准书号: ISBN 7-5399-0782-7 · 1 · 746

定 价: 11.3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, 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施伯緯

冒險結束了，
路心已模糊，
破方了……
《對敵家之……》
施伯緯之一



施仲偉

這世界沒有太陽，沒有月亮，沒有星星，只有流氓，強盜，賊……





乃梁平 却多 被它 情誤 漢璧 秋聲 斜陽 金時 敗家 子也 人物 修遠 之三

非支達芳

螺祖事業有後人振舞計劃苦無成
三對啟示之人物像之



第一章

1

“当——当——当……”海关大楼顶端的大钟，不紧不慢敲了九下，宏亮的钟声响彻外滩。

黄浦江沉沉的大雾，却没有被钟声驱散，依然纹丝不动地弥漫在天际，笼罩着江面。没有一丝风，使人感到窒息。

码头上站了许多接客的人。十步以外的景物成了模糊的影子，轮船不能进港，从日本开来的“春岛丸”号客轮晚点了。有人在烦躁地看表，有人在不安地眺望，有的在咒骂这迟迟不散的大雾……

江边伫立着两个青年，一男一女。男青年穿一身法兰绒学生装，身材修长，体格显得单薄；女青年上穿阴丹士林布短袄，下着黑色绸裙，披一件款式时新的哗叽呢大衣，在雾中亭亭玉立，犹如一朵含苞的白玉兰。他们神色悠闲，兴致极好，既不为浓雾烦恼，也不为轮船误点焦急。

“阿憨，你看得见那座海关大楼吗？样式很像我们学校的教堂，像极了。我们校园里的教堂顶层也有个钟楼，只是那口钟从没敲过，至少是我没有听到……”

姑娘对教堂和钟楼并无兴趣，她正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。这时，她说：“仲纬，我真的想不起大表哥是什么模样了。可我从小就怕他，现在想起来还怕。他去日本后，每隔半年给我写一封信，六年，不多不少十二封。前天我把大表哥的信重读一遍，有个惊人的发现：写信的时间都是一月一日和七月一日，像军营里的起床号，真准时！”说着，她笑了，那是一种纯情少女才拥有的天真中含有娇媚的笑。

仲纬漫不经心地问：“伯经给你写了些什么？”

“头三年叫我做个乖孩子，后三年要我做个好姑娘。像官长教训士兵。”

“这倒真像伯经。”仲纬也笑了。

姑娘用纤手碰了碰仲纬的胳膊，挑逗似地问：“哎，听说你挨过大表哥打。是真的吗？”

仲纬诚实地答道：“是真的。有一次他把我绑在雨园的廊柱上，狠劲地打。那时他十二岁，我十岁。要不是李叔爷出来制止，没准把我打死了呢！”仲纬摸了摸屁股，似乎至今还感到疼痛。

“为什么呀？”小姐愤愤不平了。

“为了保护我！我受了同学欺侮，没有还手，伯经骂我没出息。一边打一边教训：‘胆小鬼！听着：有人打你一拳，你就该还他十拳，叫他永远不敢再惹你！懂吗？！’那样子可凶呢。真可恨！”

姑娘开心地笑着，说：“你真没用！要是伯经敢碰我一下，我就立即找外婆去告状！”

“你放心，他不欺侮女孩子，甚至也不跟比他年龄小的男孩打架。”

被称作阿瑟的姑娘，名叫冯梁霄，是冯无胆的独生女儿。梁霄所说的外婆，就是伯经、仲纬的祖母夏夫人。梁霄母亲杨柳青是夏夫人的义女，伯经、仲纬和梁霄就成了表兄妹。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因为在一起长大，加上施、冯两家在事业上的特殊关系，其亲密程度却是超过了普通的姑表姨表兄妹的。

他们今天迎接的不仅有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来的施伯经，而且还有同船来沪的卜北固和欧阳季子。欧阳季子是伯经和仲纬的生母，又是冯梁霄的教母，十六年前从施家出走了。梁霄说：“我从没见过欧阳阿姨。”仲纬纠正说：“不对。你呱呱落地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妇产科医师欧阳季子。”其实，仲纬那时才四岁，母亲在他记忆里也只是个模糊的影子。现在，她偕同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回来了，无论是探亲访友还是长期定居，见面时的情形总是尴尬的。“经纬堂”内从不提起欧阳季子，她早就消失了，不论出于什么原因，是她离开了丈夫，施家的人在内心深处是残留着几分怨恨的。欧阳季子与老同学卜北固双偕双飞，在日本结合了；施嘉珉也娶了花月明，使这个往日的相好名妓正式成为奶奶。可是，欧阳季子与施嘉珉没有办过离婚手续，从法律角度上来说，至今也并没有解除婚姻关系，这种情形在家庭、婚姻方面的法制很不健全的中国，是无人追究的，至于重逢时将激起什么感情波澜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

孩子们就不同了，他们对生母始终保留着与生俱来的亲情。花月明进府后，把季子的两个孩子视同己出，十分体贴关怀，称得上是个贤妻良母。可尽管作了一切努力，她却未能获得两个孩子在情感上的认同。伯经从小脾气倔，也可能他比仲纬稍

长，对生母已有了较深的印象，他只叫花月明“花姨”，从不肯称呼“娘”，连父亲也奈何他不得。长到十六岁，他自说自话东渡日本，到他母亲身边去了。仲纬稍有不同，是个听话的孩子，他对花月明并不生分，而且是毫不勉强地喊娘的。内心深处还有着另一个妈妈，但印象和感情都已非常疏淡模糊了。

仲纬说：“再过几个月，你就要中学毕业了，有什么打算呀？”梁胥道：“我正要征求你的意见呢。”仲纬不过是漫不经心地问一声，梁胥认真地要听取意见，他可就没有主张了。“圣约翰是不收女生的，可以不考虑。上海的大学还多，只是你先要确定一个方向，是进文科还是理科？学医还是学工？……”

这时，有个中等个、圆脸庞的青年兴高彩烈地迎了上来，“冯小姐！你也来接人？”

冯梁胥说：“大表哥从日本回来。我来介绍：施仲纬，在圣约翰；陆云朗，无锡国专。”

“幸会幸会！”陆云朗说，“其实是用不着介绍的，大家都是同学嘛。冯小姐比我低两级，伯经和仲纬比我高两级。高年级同学是不会注意我这等拖鼻涕学友的，可是施家兄弟是令小同学仰视的鼎鼎大名的人物……”

陆云朗嘴里滔滔不绝，两道目光却一刻不离地在冯梁胥身上扫射。他吃惊地发现，几个月不见，这位号称“白玉兰”的无锡中学校花，是越变越风姿绰约啦。妩媚的瓜子脸上，那两个浅浅的酒窝令人一看就会心醉；一双灵动的美目，在睫毛覆盖下，像两口蒙着雾气的清泉；白里透红的脸庞，那新鲜的肌肤使人想到初开的桃李。她没烫头发，不染脂粉，不抹口红，这种不事修饰却更显出美玉天成、秀色可餐。其实呢，冯梁胥是讲究打扮的。她接受了母亲的点拨：女孩子最好的打扮，就是

要让人觉得没有打扮。她母亲杨柳青是上海滩上的名妓——青楼十姐妹的老八，原是盛妆华服的女子，后来嫁给了冯无胆，从此洗净铅华，却更俏丽了。于是领悟了一条真理：秀色天成——是美的最高境界。梁胥是个极聪明的女孩子，她把母亲的指点领会得恰到好处，其效果也是十分显著的：从初中三年级收到第一封情书时起，总有几十个高年级男生围绕着她，倾吐着自编的或抄来的情诗情话。陆云朗似乎是个例外，他向她献殷勤，却很有分寸，而书信之类是从来不写的。

“我是来接姐姐和姐夫的。姐夫邱明之——你们都认识吧——赴美读博士，姐姐学的是高级护理，这次一起回国途中在日本逗留了些天，所以乘的是‘春岛丸’号。”他转身问仲纬，“令兄是一位前途无量的人，他也是乘的‘春岛丸’吗？”

施仲纬点点头，心里却在想：这位“云开天朗”热情洋溢的小同学，竟成了国学大师唐文治的弟子，怎么吃得消呢？研读国故的学生也绕着漂亮女郎团团转，可见时代是在进步；做了两年“蛀虫鱼”，竟没有销蚀掉一身肥肉，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了！

年轻美丽的女郎都盼望有一群同样年轻且有身份的追求者，这是天性使然。年轻男子也愿意扮演多情骑士，甘心围着意中人转，也是人间规律。若能博得千金回眸粲然一笑，那心里就甜酥酥地可以三天不吃不睡。出身小康的穷学生能得到一位品貌平常的富家小姐的青睐，那就平步青云终身有靠了。如果富家千金而又是绝世佳人，那就要小心了，陆云朗所以一面巴结冯小姐却又从不发傻写情书，就因为他是聪明人。可爱的冯梁胥将来此身谁属？必定是施家兄弟中的一个。不仅因为家族门户方面的关系，以施伯经的性格刚强、敢作敢为，以施

仲纬的聪敏灵秀，温柔潇洒，那几十位唱情歌的夜莺绝对不是施家兄弟的竞争对手。国学专科学校的线装书并没有使陆云朗变糊涂，“目不斜视”之类的说教是可以不必顶真了，但人贵在有自知之明，他就甘心永远做冯梁胥的崇拜者，也希望成为伯经仲纬的朋友。他绝不做那种不黯世事的傻小子！

“冯小姐，你今天可是实在太美啦！‘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。’雾中观花，更显出婷婷绰约仙姿！我方才听说，明年上海要举行首届选美，倘若你报名参赛，我敢打包票，‘上海小姐’的称号非你莫属……”

梁胥噗哧一声笑了：“陆先生，经你这么一说，我真有点飘飘然了。可我是无锡人，正在等待哪一年评选无锡小姐呢！”今天她挺讨厌这个陆云朗，难得有单独与仲纬说话的机会，而且正讲到顶顶紧要的地方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。梁胥功课平平，考名牌大学是没有把握的。杨柳青的宗旨是把女儿培养成一个好太太，她不主张梁胥上大学，家事由母亲作主，父亲对此事不置一辞。梁胥想要升学，如果由施家的人——仲纬，伯经，更不用说施伯伯了——给杨柳青说句话，那份量就不一样了。梁胥十八岁了，终身大事岂有不考虑的？施家与冯家通家往来，情谊至深，虽然从未正式议论过，但双方心里是有数的。真正的难题在于施家有两个儿子，而冯家只养了一个女儿。都是开明人嘛，似乎抱定了一个不宣而告的宗旨：一切听其自然。可是，这“自然”却迟迟不来，伯经给她的是十二封干巴巴的书信，而仲纬就像个傻子，心思从未放到她身上。她多么希望由仲纬来安排自己的未来呵，方才话已到嘴边，偏来了个陆云朗，她恨死他了。

浓雾终于渐渐消散，“春岛丸”号在向码头靠拢，巨轮的轮廓已经愈来愈清晰了。

梁胥兴奋地喊了起来：“看！我认出来啦！大表哥在向咱们招手呢！”

是的，那是施伯经，身材魁梧，穿着深色西服，正靠着船栏向码头招手。在他身旁，站着欧阳季子和卜北固。欧阳季子显然还没有看清码头上的人，正在跟着伯经的手势寻找。

仲纬并不像梁胥那么高兴。他从来不喜欢那个自命不凡的哥哥。虽然渴望见到母亲，心里却忐忑不安，第一声——在他感觉中是第一声——妈妈是否能叫出口，他对自己还缺乏信心。

欧阳季子已经四十二岁了，依然很漂亮，只是经历了一场大灾难，显得有点憔悴。一见仲纬，她立即泪水潸潸，激动地搂着亲切而又陌生的儿子，泣不成声地说：“仲纬，我的孩子！妈对不起你呀……”她又拉着冯梁胥的手，含泪笑着说：“你是梁胥？我一去十六年，你该十八岁啦……”

卜北固右腿有点瘸，精神也颇萎顿，他站在一边，是个旁观者。

施伯经体格健壮，精神十足。他笑嘻嘻地拍拍冯梁胥的肩膀说：“阿瑟，六年不见，草鸡变成了孔雀。你比我想象中长得更漂亮！”梁胥娇嗔一笑：“大表哥，我还是头一次听到你使用这么美好的语言。”施伯经把她拉到一边，低声问：“你父亲在上海吗？”梁胥说：“我跟他一起来的。找我爸有事吗？”“这跟你没关系。”伯经轻轻拍了拍梁胥的头，友好地笑了笑，拿起两只大皮

箱，轻快地紧赶几步，跟母亲一起向码头出口走去了。

总管李福臣已经叫了两辆汽车，恭候在门口了。梁胥陪着欧阳季子、卜北固上了第一辆车，施家兄弟和李福臣坐第二辆，汽车在人群车流中缓缓开动了。

欧阳季子亲热地搂着梁胥的肩膀，悄声说：“阿憨，看到你长大了，我真高兴。你知道我在想什么？”

梁胥甜甜地笑着，轻轻摇了摇头。

“你妈妈是个美人儿。你跟杨柳青简直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可身材比柳青高，出落得更漂亮。可也奇怪，你一点也不憨，怎么叫你阿憨呢？”

卜北固从前座转过头来说：“季子，你对汉语还是不通。此乃‘娇憨’之憨，非‘憨呆’之憨也！”

季子说：“我可真盼望有这么个儿媳妇。”

“慢来慢来！”卜北固又说：“你有两个儿子，是想娶大儿媳呢，还是二儿媳呀？”

这句话恰好触动了梁胥心中最敏感的区域，她心头像藏了头小鹿，脸颊红似桃花，扑在欧阳季子怀里说：“教母，瞧您！卜先生也坏，刚见面就拿人寻开心。”

卜北固大笑。他原先就是一个爱说爱笑的乐天派，但自从关东大地震以来，却是第一次开心地大笑。

欧阳季子立即道歉：“好，好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你妈妈好妈？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十六年啦，只要一想起无锡，我就会想念你妈妈。我和北固一起不辞而行，当地的议论一定很多。你妈妈骂过我吗？真的没有？她是我唯一的一位知心朋友。你爸爸也是个好人，

侠肝义胆，很了不起。现在成了银行家，一定很忙，你妈，除了管家务，还做点什么呢？”

梁胥说：“我妈也很忙。教母，您不会想到的，我妈又把小时候的针绣拣起来了。爸爸的朋友都争着索取妈妈的绣品，连仲纬也说，我妈绣的腊梅，是可以感觉到寒气和清香的呢。您信吗？”

“你妈是心灵手巧的女人，我信。到了无锡，先要去看你妈，看你妈妈手中的绣品。”

她们东拉西扯地说着，都有意无意地避免谈起“经纬堂”施家的事。

在另一辆车里，施伯经对他弟弟说：“仲纬，听说你每年都是文理学院经济科第一名，这很好。圣约翰大学有条规章，毕业考试第一名的学生，是可以包送美国耶鲁或英国剑桥的，你要抓住这个机会，争取出国读学位。”

仲纬一听就不高兴了。他向来不喜欢伯经说话的口气，像官长向部下发布命令似的。他不需要保护神！

“怎么，你不开心？”

“哥，你少管我的事好不好？”

伯经吃惊地说：“可你明年就要毕业了，有什么打算呢？”

仲纬摇了摇头，不回答。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打算，也讨厌别人对他指手划脚。

“仲纬，我很抱歉。”伯经口气缓和了，“子当承父业。我是长子，理应担起管理家业的责任，我却自作主张去学了军事。可是，施、冯两家必须出一个实业家，梁胥是个没有头脑的女孩子，你的责任很重，你应该振作起来！”

仲纬冷冷地说：“梁胥是个没有头脑的傻姑娘，我是个没有志向的懒小子。有你这位壮志凌云的大丈夫去治国平天下，施家和冯家还愁后继无人？”

这一次伯经却没有发火，他哈哈大笑，拍着弟弟的后脑勺说：“你呀你呀！”

他们毕竟已经长大了。

3

岁月在树木上留下的年轮是不均衡的。十六年过去，雨园景色如故。早春二月，杏花怒放，桃李欲绽，圃中的牡丹也已挺出饱满的蓓蕾。欧阳季子带着几分怀恋，几分伤感，在池中石桥上停住了。游鱼在池中悠悠戏水，几株睡莲已在水面展开了娇嫩的新绿。她曾在雨园生活了四年，这里的一切都是很熟悉的。这里有她青春年华时的欢乐、痛苦、温暖和寂寞。她在水中看到了自己往日的影子，也照见了今日的憔悴。韶华已逝，她并不后悔当年的毅然离去，却未曾想到今天会以为此尴尬的身份重返故地。故园依旧，人物全非，心爱的儿子都已长大成人，迎风听雨阁近在咫尺，可跨进小楼这一步有多么难呵！

夏夫人已经在听雨阁前迎候了，她穿一件深蓝缎子碎花夹旗袍，六十岁的妇人，依然身姿绰约。只是青丝已变作白发，而这满头经过精心修饰的华发，又给她增添了几分雍容华贵的风度。夏夫人在笑，在喊：“季子，季子，你总算回来啦！”

欧阳季子奔下小桥，激动地喊了声“妈妈”，扑在夏夫人怀里，相拥相抱着一同痛哭了。

自从十六年前欧阳季子偕卜北固出走以后，她与施嘉珉之